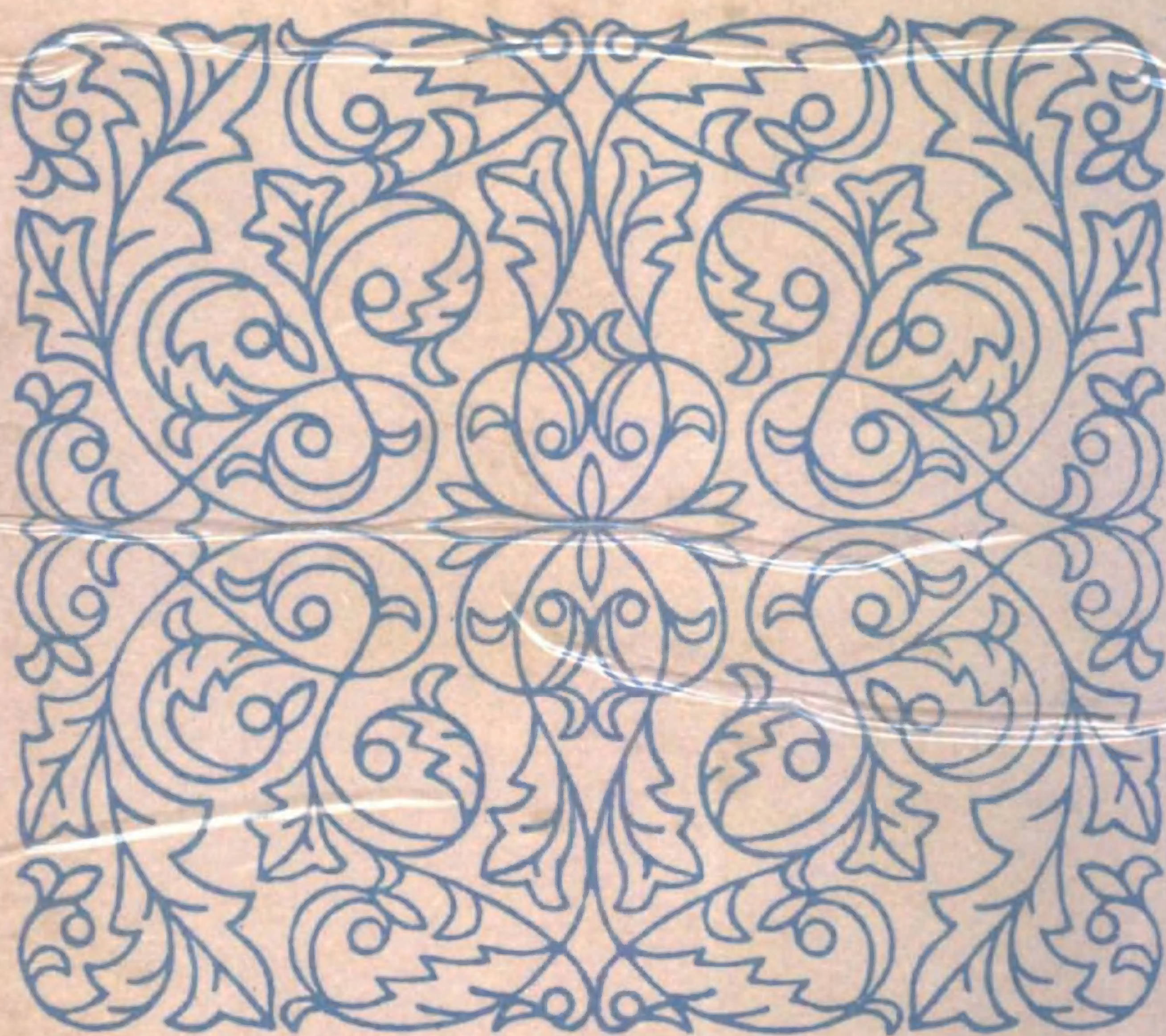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5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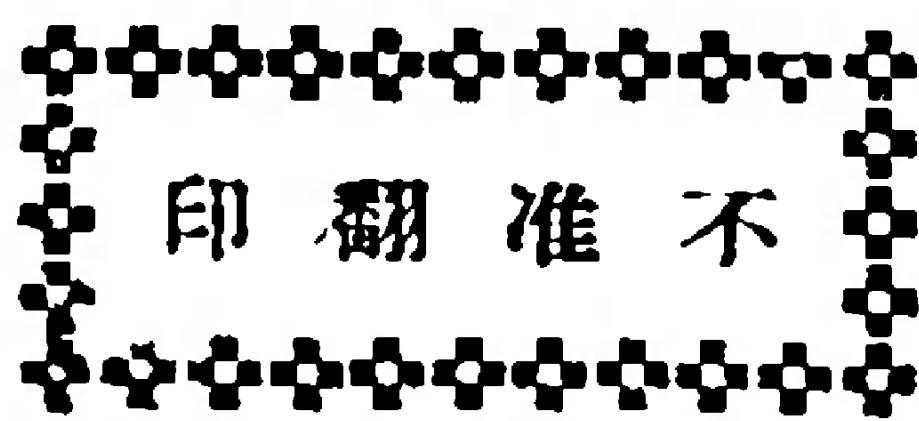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出版

中國神話研究ABC上(全一冊)

〔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准翻印

著者 玄珠  
出版者 ABC叢書社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

## 序

一 這本書是企圖在中國神話領域內作一次大胆的探險。同類性質的書，中國文的還沒有過，東西文的，則以作者所知，也還是沒有專書，法國 de Harlez 有山海經的翻譯，然而專關於中國神話的著作，似乎還沒有。英文中有一本中國神話及傳說（詳見本書篇末參攷用書內所論），可是荒謬得很。所以此編之作，實在是「開荒」的性質，因而也只是「緒論」的性質。

二 作者對於神話學的研究，自然不敢說有怎樣的精到；所以此編之不能完美，自不待言。但作者並不忘記在此編的著作時，處處用人類學的神話解釋法以權衡中國古籍

裏的神話材料。

三 有許多意見是作者新創的，如言帝俊，羿，禹這一章，又如第六章對於大司命，少司命，山鬼等篇的解釋。還有解釋蚩尤爲巨人族之一，黃帝與蚩尤的戰爭就是巨人族與神之戰爭；夸父與夸娥卽一；終北華胥之爲中部人民的宇宙觀；凡此一切創見，作者只憑推論，並不會多找書本上的考據。但也不是以爲無須多考據，無非因爲客中無書，只好作罷。如得海內同志替這些臆說再多找些書本子的證據，自然很歡迎的。

四 作者相信山海經的神話價值很高，所以本編有時信任山海經的地方還比信任楚辭及其他書籍（如淮南）爲較多。漢以後的作者的神話材料，（如搜神記、述異記等書



希望另有人來做這個工作。自己倘若時間容許，或者看書方便，也想試作較大的企圖。將來或者也可以呈教。只是人事變幻，不知道有沒有這等時間。

八 本書在客中倉卒屬稿，手頭沒有應參考的書，雖然有幾個朋友借給些書，到底不足，所以錯記及失檢之處，或許難免，要請讀者原諒。幾位熱心的朋友，或是借給書，或是替查一二條，都是很感激，可是也不嚙囁記下名字來了。

一九二八、十、二〇，作者於日本、東京。





作人的意見——明胡應麟的異說——楊慎的判斷——山海經的著作時代——尤延之王應麟的意見——陸侃如的意見——陸說的反對——五藏山經的著作時代——海內外經的著作時代——荒經及海內經之著作時代

### 第三章 演化與解釋……………五六

演化的原因——西王母神話之演化——山海經的西王母——穆天子傳的西王母——漢武故事及漢武內傳的西王母——神異經之東王公——演化與解釋——歷史派的解釋神話——中國神話之歷史化——朱熹的解釋神話

### 第四章 宇宙觀……………七八

各民族都有開闢神話——中國的盤古氏——與北歐開闢神話之比較——女媧補天的神話——造人的神話——神們所居之山崐崙——崐崙神話之演化——山海經及楚辭所



部之崑崙——淮南子的記載——十洲記的崑崙——山海經

所記的燭龍——中部民族的遠方樂土——終北——華胥列姑

附——山海經所記樂土







經的觀念沒有變更。自隋志以後又三百餘年，五代末劉昫撰舊唐書經籍志亦以山海經入地理類；其後北宋歐陽修撰新唐書藝文志，南宋王堯臣撰崇文總目，皆因依舊說。便是那時候對於山海經頗肯研究的尤袤，他的遂初堂書目（今在說郛中）也是把山海經放在地理類的。大膽懷疑山海經不是地理書的，似乎明代的胡應麟可算是第一人。他說：「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余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圃之寓言，以成此書。」又說：「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穆天子傳，雜錄離騷、莊、列，傳會以成者，然以出於先秦，未敢自信。逮讀楚辭辯證云：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



二書，皆緣天問而作；則紫陽已先得矣。（曾見少室山房筆  
叢）胡應麟說「山海經是古今語怪之祖。」是他的灼見。他  
 推翻了自漢以來對於此書之成見。然而尙不能確實說出此書  
 之性質；他不曾明言這是一部「小說」。（中國的廣義的用法  
 。）致清代修四庫全書，方始正式將山海經放在子部小說家  
 類了。這一段山海經的故事，就代表了漢至清的許多學者對  
 於舊籍中的神話材料的看法。他們把山海經看作實用的地理  
 書，固然不對，他們把山海經視為小說，也不算對。他們不  
 知道這特種的東西所謂「神話」者，原來是初民的知識的積  
 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觀，宗教思想，道德標準，民族歷史  
 最初期的傳說，並對於自然界的認識等等。

據最近的神話研究的結論，各民族的神話是各民族在上

古時代（或原始時代）的生活和思想的產物。神話所述者，是「神們的行事，」但是這些「神們」不是憑空跳出來的，而是原始人民的生活狀況和心理狀況之必然的產物。原始人民的心理，有可舉之特點六：一為相信萬物皆有生命，思想，情緒，與人類一般；此即所謂汎靈論（Animism）。二為魔術的迷信，以為人可變獸，獸亦可變為人，而風雨雷電晦冥亦可用魔術以招致。三為相信人死後魂離軀壳，仍有知覺，且存在於別一世界（幽冥世界），衣食作息，與生前無異。四為相信鬼可附麗於有生成無生的物類，靈魂亦常能脫離軀壳，變為鳥或獸而自行其事。五為相信人類本可不死，所以死者乃是受了仇人的暗算（此惟少數原始民族則然）。六為好奇心非常強烈，見了自然現象（風雷雨雪等等）以及生死睡



夢等事都覺得奇怪，渴要求其解答。(Andrew Lang: *Myth, Rites and Religion*, P. 48-52) 原始人本此蒙昧思想，加以強烈的好奇心，務要探索宇宙間萬物的秘奧，結果則爲創造種種荒誕的故  
事以代合理的解釋，同時並深信其真確：此卽今日我們所見  
的神話。

現代的文明民族和野蠻民族一樣的有它們各自的神話。野蠻民族的神話尙爲原始的形式，文明民族的神話則已頗美麗，成爲文學的泉源。這並不是文明民族的神話自始卽如此美麗，乃是該民族漸進文明後經過無數詩人的修改藻飾，乃始有今日的形式。這些古代詩人的努力，一方面固使樸陋的原始形式的神話變爲詭麗多姿，一方面却也使得神話歷史化或哲學化，甚至脫離了神話的範疇而成爲古代史與哲學的一

部分。這在神話的發揮光大和保存上，不能不說是「阨運」。中國神話就是受了此「阨運」而至於散亡，僅存斷片了。

就中國現存的古籍而搜集中國神話，我們不能不說中國民族確曾產生過偉大美麗的神話。爲什麼我們的神話不能全部保存而僅餘零星的片段呢？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內說：「中國神話之所以僅存零星者，說者謂有二故：一者華土之民，先居黃河流域，頗乏天惠，其生也動，故重實際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傳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爲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說，俱爲儒者所不道，故其後不特無所光大，而又有散亡。然詳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別。天神地祇人鬼，古者雖若有辨，而人













是當時激動全民族心靈的大事件，所以後來就有了「神話」的穆天子傳。自武王以至平王東遷，中國北方人民過的是一「散文」的生活，不是一「史詩」的生活，民間流傳的原始時代的神話得不到新刺戟以爲光大之資，結果自然是漸就殞死。到了春秋戰國，社會生活已經是寫實主義的，離神話時代太遠了，而當時的戰亂，又迫人「重實際而黜玄想」，以此北方諸子爭鳴，而皆不言及神話。然而被歷史化了的一部分神話，到底還保存着。直到西漢儒術大盛以後，民間的口頭的神話之和古史有關者，尙被文人採錄了去，成爲現在我們所見的關於女媧氏及蚩尤的神話的斷片了。

從上文的論證而觀，中國北部民族曾有神話，大概可以







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天）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補史紀的三皇本紀却有很不相同的記載：

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垂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鼈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

把女媧補天作爲共工氏折斷天柱以後的事，未見他書，所以三皇本紀云云，顯然是修改了傳說，然而修改得太壞了。  
淮南子成書較早，所據舊說，自然較爲可靠。所謂「天傾

西北……地不滿東南，」正是北方人民對於宇宙形狀的看法；由此也可想像女媧的神話大概是發生在北部了。

我們再看楚辭內有沒有說到女媧及共工氏。離騷中有一「路不周以左轉兮」一句，並未說到女媧。天問裏既言「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又言「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康回是共工之名，「墜」訓「地」，所以「康回憑怒，」及「八柱何當？」等句大概就是指共工氏頭觸不周山以至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而言。但是可注意的是屈原未言及女媧補天之事。屈原是長江流域即中國中部的人，他很熟習並且喜歡神話，如果中部民間也有女媧補天的神話，則屈原文中未必竟會忘記了引用。然而竟沒有。即此便可想見那時楚與北方諸國雖交通頻繁，而北方的神話





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壘斷焉。

這是一段很有哲學意味的神話，主要目的在說明太行、王屋二山之方位之所以然。二山既在北部，所以此神話亦顯然是北部的產物。愚公和智叟或者本是「半神半人」的人物









（姑且說楚是代表）有它自己的神話，却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不能因為「汝漢之間的文學」沒有神話分子而斷定只有南方民族的神話，也不能因為楚辭中有些神話是屬於北方民族的信仰觀察而遂謂都從北方流傳來。

中部民族的楚國確有它自己的神話，可從王逸的天問敍見之。王逸說：「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備載，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王逸這一番話，有些是不可信的；譬如他說「周流罷倦



而塗山女化石的神話，大概都是楚民族即中部民族自己的神話。

然而最足表現溫帶地方的中部民族對於自然現象的想像力的，是楚辭中九歌的幾首。王逸謂「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可知九歌是當時民間的祀神歌而經屈原修飾改作的。古代人民的祀神歌大都是敘述神之行事，所以也就是神話。九歌中的東君是祀太陽神之歌，其詞曰：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青雲衣兮























歐的神話大都由廟堂的雕刻銘識。

弦歌詩人轉述神話時，往往喜歡加些新意思上去；這使得樸野的神話美麗奇詭起來了。後來的悲劇家更喜歡修改神話的內容，合意者增飾之，不合者刪去，於是怪誕不合理的神話又合理起來了。所以保存神話者一方亦修改了神話。在希臘，這是很顯明的事；希臘的悲劇家幼里披底（Euripides）及喜劇家色諾芬（Xenophon）都明言修改神話使合於「理」。弦歌詩人施蒙尼迪（Simonides）和品得（Pindar）也自承對於傳誦的神們的故事已經有了修改。

最後來了歷史家。這些原始的歷史家（例如希臘的希洛道忒司）把神話裏的神們都算作古代的帝皇，把那些神話當作歷史抄了下來。所以他們也保存神話。他們抄錄的時候，





又郭璞注山海經，則常引莊子爲參證。可知莊子雜篇的文字很含有神話分子，或竟是莊子的門人取當時民間流傳的神話託爲莊子所作而歸之於雜篇。列子雖是偽書，然至少可信是晉人所作；此書在哲學上無多價值，但在中國神話上却不容抹殺；如太行王屋的神話，龍伯大人之國，終北的仙鄉，都是很重要的神話材料。也都是被視爲哲學而保存下來的。文學家採用神話，不能不推屈原爲首。離騷和九歌保存了最有風趣的神話；天問亦包含了不少神話的片斷。離騷的宋玉亦採用神話；「巫山神女」的傳說和冥土的守門者「土伯」的神話，都是宋玉保存下來的可貴的材料。淮南子流傳了「女媧補天」和「嫦娥」的神話，又有羿的神話。故綜合的看來，古代文學家保存神話的功績，實在比哲學家還要大些。

他們一方面保存了一些神話，一方面自然亦加以修改；但大體說來，他們還不至於象古代史官似的把神話完全換了面相

歷史家，能夠不大失却神話的本來面目而加以保存的，是一些「野史」的作者。如上文所述，三國時的徐整就敢於採用「南蠻」的開闢神話。後來宋胡宏作皇王大紀居然將盤古氏列於三皇之首了。路史和釋史的作者也採用了歷來的神話。

其次講到山海經。這是一部包含神話最多的書，但形式上又極像地理書；從來學者對於這部書的看法，已略如第一章所述，現在我們可以從著作時代及內容這二點再加以研究







大儒皆讀學以爲奇，足以致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俗。」其後敢於疑古的王充亦曰：「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董仲舒觀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劉歆說是東方朔的故事，王充却說是董仲舒。趙曄作吳越春秋，亦云：「……遂循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理數。使益疏而記之，名曰山海經。」東晉郭璞山海經序稱爲「跨世七代，歷載三千，」則亦以爲禹所作了。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說：「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後人所屬，非本文也。」晁公武讀書志謂：「長沙，零陵，雁門，皆郡縣名，又自載禹，鯀，似

後人因其名參益之（跋山海經）。這都是在承認「禹益所作」的立點上而懷疑其中有後人妄增的部分。陳振孫直齋書目說山海經云：「今本錫山，尤袤，延之校定，世傳禹益所作；其事見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嶽，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此其爲說恢誕不典。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可謂名言，孰曰『多愛』乎？故尤袤明其非禹、伯翳所作，而以爲先秦古書無疑；然莫能明其何人也。』王應麟山海經攷證則稱其「要爲有本於古，秦漢增益之書。太史公謂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至山海經、禹本紀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然哉！」又王會補傳引朱子的話：「山海經紀諸異物，飛走之類

，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朱子楚詞辨證又云：「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按指山海經與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緣天問而作。」明胡應麟引伸朱子之說，「偶讀左傳，王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魍魎魍魎，莫能逢之。不覺灑然擊節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書也，其用意一根於怪。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皆魍魎魍魎之屬也。攷王孫之對，雖一時辯給之談，若其所稱圖象百物之說，必有所本。至於周末，離騷、莊、列輩，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文之士，因假穆天子之體，縱橫附會，勒成此書，以傳於圖象百物之說，意者將以禹益欺天下後世，而適以誣之也。」

見少室山房筆叢）可是同是明代人的楊慎作山海經後敘，却又以爲「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異，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恆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夏后氏之世雖曰尙忠，而文反過於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言孔甲於黃帝、姚、姒盤孟之銘，皆緝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曰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有張







經襲淮南地形而加詳，至述崑崙西王母又較山經增多枝葉，顯然由山經淮南演繹而出。海內經（非書末之海內經）——尤其海內東經——多漢代地名（即畢沅所謂水經的一部分），且篇末均署款名，可證是他添入的。(3)最後說山經是真的，因為我們沒有證據可以移後它的時代。舊說禹益所記固然錯誤，我們定為戰國，因為：(a)經中言鐵最多，而石雅說鐵之盛行在東周；(d)經中言郡縣，郡縣之制最早是秦孝公，戰國時齊、楚、魏、趙滅他國後常以其地為郡縣。又經中與楚詞、莊子相通者極夥，故假定為楚民族的作品。（見新月第一卷第五號陸侃如的通信）陸先生把山海經分作三部分來分別攷定的辦法，我很贊成；但是他的主張，我有異議。大荒經及海內經素來是一個討論的焦點。明刊道藏本目錄「海





加以校訂修改了。陸先生既認大荒海內是解釋海內外經，（頗有似贊同郝懿行之主張，）又因「逸在外」的附注及篇末無「劉歆校」字樣，因以斷定荒經和海內是劉歆以後郭璞以前的作品，其實山海經錯簡甚多，篇目離合，亦有屢次，故不能因荒經與海內經頗多與海內外經相通的材料而遂目爲是「解釋。」又從「逸在外」與篇末無「劉歆校」字樣，以致定荒經與海內經的著作時代，亦微嫌證據薄弱。最重要的是應該從內容上加以研究。（我對於篇末無「劉歆校」字樣的解釋，下節裏就有著，此處不贅。）我們總可以承認劉歆以後到郭璞的時期內，神仙的觀念和怪異的迷信，和戰國時代已經很不相同罷？如果荒經以下乃漢魏人所作，應該有些那時道教的神仙觀念和變形魔術的痕跡。可是沒有。在性質上





「豹齒虎尾，蓬髮戴勝」那種思想爲更近於原始信仰，應該發生於比戰國更早的時代。至於因其和楚詞、莊子相通者多而定爲楚民族的作品，也不很妥；我們知道山經所載是神話材料，既是神話，楚民族民間口頭流傳的神怪故事可以是從別地來，因而也不能禁止楚詞、莊子所記不與他書相通。況且楚詞中的神話材料已頗文雅美麗，較之五藏山經爲更後的文化歷程中之產物。所以把五藏山經定爲戰國時作品，也嫌時代太落後了些。我以爲五藏山經大概是東周之書。理由是：綜觀五藏山經之記載，是以洛陽爲中心，其言涇渭諸水流域卽雍州東部諸山，及汾水南卽冀州南部諸山，較爲詳密，洛陽附近諸山最詳，東方南方東南方已甚略，北方最略。又言及五嶽祭典，並無特盛，惟祭嵩山用太牢。這些都能幫助





























不能從西王母身上再添枝葉，所以僞託東方朔撰的神異經（今本注者爲張華，亦屬僞託無疑；然隋書經籍志上已有神異經著錄，題爲東方朔撰，張華註，則此書由來已久；四庫提要，斷定爲六朝人所作，大概是的。）只能新造出一個東王公來：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戴一黑熊，左右顧望，恆與一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嚙噬。（華註：嘆也。）矯出而脫誤不接者（言失之，）天爲之笑。（華注：言笑者，天口流火炤灼，今天下不雨，而有電光，是天笑也。）

。東王公未見於山海經各書，漢人著作亦未言及；所以







善塑泥人的陶工和天文家。歐赫梅魯司就用了這等膚淺的附會將全部希臘神話改造成古代史。

北歐雖然沒有歐赫梅魯司那樣的人出而有意地將神話解釋成古史，但是「歷史化」的事實也是有的。例如北歐神話中衆神之王奧定（相當於希臘神話的宙斯）就被說成爲小亞細亞地方一個部落名亞息耳（Aegir）者的會長，因爲受了羅馬人的壓迫，乃向西北拓地，征服了現在俄羅斯、德意志、丹麥、腦威、瑞典等國的土地，每處立他自己的一個兒子爲王；後知自己在世間的事已完，即剖腹自殺，上天成神。這一段話，不但把神話裏的奧定附會作俄羅斯等五國的開闢之祖，並且把北歐神們的總名亞息耳也附會成一個部落的名兒了。後來冰島的歷史家斯奴羅·斯土萊松（Snorro-Sturleson，179-？）作







人物而遇有與其歷史性相牴牾的傳說時的解釋方法。至於尙未受到歷史化的遺在草萊的神話，就被簡捷地取來作爲歷史了。例如盤古的神話就被直捷地當作歷史材料，徐整收入了他的記載「三王五帝」之事的三五歷紀，胡宏更收進了皇王大紀了。然而究竟「好奇之士」太多，縉紳先生們欲一一加以歷史的解釋亦能力所不及，所以一切古代史的人物，從黃帝以至禹，每人都有些「不雅馴」的神話粘附著，而因此使我們有理由可以斷言禹以前的歷史簡直就是歷史化了的古代神話。黃帝和蚩尤的戰爭，也許就是中國神話上的神（黃帝）與巨人族（蚩尤）的戰爭。通典說：「蚩尤卽魍魎，戰於涿鹿，黃帝吹角爲龍吟禦之。」路史謂「蚩尤兄弟七十二人。（這大概是根據了述異記）龍魚河圖謂「蚩尤兄弟八十一人

。〔見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十七所引〕所以蚩尤之爲「非人」，是很可以相信的，那麼，與蚩尤作戰之黃帝之爲「非人」也可以想見了。（關於黃帝和蚩尤戰爭的神話，我在下面第五章還要評論。）希臘神話和北歐神話都說與神同時代者有巨人族，好作惡，爲神所滅。可知中國神話而亦有巨人族一說，是很合情理的。既然說「蚩尤兄弟七十二人」或「八十人，」又可以想見「蚩尤」是一個類名，相當於希臘神話巨人族之名「鐵丹」或北歐神話巨人族之名爲「伊密爾」了。可是史記直把蚩尤認爲黃帝時的諸侯，完全把這一段神話歷史化了。關於黃帝的神話的斷片還有許多，我們現在無暇細說。再看尚書上說得很確實的堯、舜、禹，也是很可以令人懷疑的。堯的本身無多大神話，然就上所引淮南子本訓

經的一段而看，堯有一個「非人」的舜，（關於舜，下文第七章也要詳細討論，）則堯之是否爲真的人，也是頗可懷疑了。舜本身就有許多神話（如說象代他耕種之類），他的二妃又有許多神話，所以舜也不是真正的歷史人物。夏禹是最可靠的歷史人物（據正史而言），然而山海經、楚辭、淮南子就有許多夏禹的神話。然則夏禹也是靠不住的。不但禹，便是禹之子啓，據楚辭及山海經，也是神樣的人物。（下文第七章都要討論。）只要我們來搜剔，禹以上的歷史都有疑竇，都可以說是歷史化的神話。也就可以想見司馬遷以前的史官曾經如何努力地加神話以歷史的解釋了。

西洋解釋神話的一派名爲文字學派者，說「神話是語言有病的結果，猶之珍珠是蚌有病的結果。」什麼叫做「語言



（又引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常浴日於甘淵。』註云：羲和，始生日月者也，堯因立羲和之官，以掌天地四時。』此等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之文，口耳相傳，失其本指，而好奇之人，恥其謬誤，遂乃增飾傅會，必欲使之與經爲一而後已。『楚辭辯證上』從朱熹這話，我們何嘗又不可反證堯典的羲和其實只是神話中的羲和，而『出日納日』一語猶屬神話中所謂『日御』的遺形。秦以前的一些守正之士大概很改動了古籍中的神話材料，而他們的所以然的原因大概是認定了那些不雅馴的記載是文字錯誤之故；只可惜我們現在找不到他們有意改動的議論，僅能在『異文』上看出他們改動的痕跡罷了。

## 第四章 宇宙觀

原始人的思想雖然簡單，却喜歡去攻擊那些巨大的問題，例如天地緣何而始，人類從何而來，天地之外有何物，等等。他們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便是天地開闢的神話，便是他們的原始的哲學，他們的宇宙觀。不論如何野蠻的低劣的民族，一定有代表他們的宇宙觀的開闢天地的神話。南非洲的布西曼族 (Bushmen) 不知道耕種，也不知道火食，然而也有天地開闢的神話，說是一隻大蚱蜢名叫 (Cagn) 的創造了天地和萬物。(Cagn) 還有妻，名爲 (Cet)；他們怎樣創造萬物，布西曼也一定有的，但現在還沒有人去採取來。他們又說人是蛇變的；有一天，(Cagn) 以杖擊蛇頭，蛇就變成了人了。

我們自然要說布西曼族的天地開闢神話太簡陋可笑。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他們的「宇宙觀」。如前所說，我們



現有的神話是北中南三部民族的神話的混合物，所以我們的片段的開闢神話也是混合品。始創天地的盤古的神話，本發生於南方，經過了中部文人的採用修改而成為中華民族的神話；現存可信的材料爲徐整三五歷記的記載：

天地混沌如鷄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

（太平御覽七八所引）

又同是徐整著的五運歷年紀說：

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

脈爲地理，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珠石，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

魑。

（馬氏釋史所引）

上面所引兩條中，有一可注意之點，即第一條云云，大概是更近於南方民族的開闢神話的本來面目；然最後的一句「後乃有三皇」大概是徐整所加添的。至於第二條，大體也是根據了南方民族的神話，可是修改增飾之處一定更多；這不但是「四極五嶽」一言已經流露了中部及北部民族之宇宙觀，並且解釋天地創造的過程也和第一條有矛盾。在第一條中，盤古是與天地同生的神，却和印度神話所說「最初，此世界惟有水，水以外無他物，水產出了一個金蛋，蛋又成一人，是爲拍拉甲拍底，實爲諸神之祖，」有些相彷彿。第二

條，五運歷年紀的記載，却是把盤古擬作未有天地時之一物，盤古死而後有大地，這便和北美洲的伊羅瓜族（Iroquois）所說有巨人旭卡尼普克的四肢、骨、血、造成了宇宙萬物，有些相像了。然而更和北歐神話相似。北歐神話說，最初，宇宙爲混沌一團，無天，無地，無海，惟有神蒲利與冰巨人伊密爾；蒲利有三子，曰奧定（精神），尼利（意志），凡（神聖）；奧定等殺死冰巨人伊密爾，將他的肉造成土地，血造成海，骨骼造成山，齒造成崖石，頭髮造成樹木花草和一切菜蔬，髑髏造成天，腦子造成雲。我以爲這種巧合不是完全無意義的。五運歷年紀的記載恰和北歐神話相似，而三五歷紀所述又恰和印度神話相似，這也很可以暗示前者是滲入了若干北方民族的宇宙觀了。

天地創造以後又曾經過一度的破壞，在北歐神話中就有這故事。北歐神話說：到了Ragnarok（神的劫難）那一天，地獄中的惡狼逃了出來，吞食了日和月，看守地獄門的獠狗加爾姆也起反抗，毒龍尼特霍格已經嚙斷生命樹之根，蟠繞地的大蛇猛激起最可怕的波浪，於是亨達爾乃吹報警之角。神與魔的惡鬥開始了。在魔的一邊是死神赫爾，惡神陸克，火焰巨人蘇爾體爾和一切霸巨人，天狼，地獄獠狗等等。終於是神都死了。蘇爾體爾的魔火燒了天空陸和幽冥九界。一切惡神也都燒死，地上也成了一片焦黑。天地是復又燬滅了。然後經過了無量數年，叔爾（日神）的女兒繼母志願日車行天空，於是地上漸有生意，大火災時僅存之一男一女（Lif與Lif）再傳第二代人類，神亦由第二代重整天宮。這是北





戴了南方的帽子而穿了北部的衣裳，却也是可以斷言的了。

關於女媧的故事，還有風俗通的一段話：

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給，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知者，

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引絙人也。

〔太平御覽七八引風俗通〕

這是說「引繩絙泥中」而成的人，彷彿是些粗製品，所以成了貧賤凡庸者。這確是原始人民應有的原始思想。從這「造人」的神話，也可以使我們想到原來中國北部民族一定也有他們自己的創造天地的神話，說不定就是那女媧氏做了最活動的中堅分子。只要想到「補天，立四極，止淫水」這些再造天地的重要工作又都由女媧氏一人來承當，便覺得女

媧也應該是北方民族的開闢神話的主人公了。可惜已經完全逸亡。

原始人設想神是聚族而居的，又設想神們的住處是在極高的山上；所以境內最高的山便成了神話中神們的住處。希臘人對於奧林波斯山的神祕的觀念就是由此發生的。中國神話與之相當的，就是崑崙。山海經所說的崑崙，還不是怎樣可樂的地方，顯然帶著北方人民的嚴肅的現實的色彩。西山

經說：

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郭注：天帝苑囿之時節也。）有



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鸞，大如鸞，名曰欽原；鵩（毒也）鳥獸則死，鵩木則枯。有鳥焉，其名曰鵩鳥，是司帝之百服。（器服也）有木焉，其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火，食之使人不溺。有草焉，名曰藟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勝遇，是食魚，其音如錄。

海內西經（如上文第二章所討論，海內西經是戰國前的





同樣的崑崙一到了中部民族的口裏，便加上了許多美麗夢幻的色彩。楚辭已經把崑崙美化了。離騷說：

夕余至乎縣圃。（王逸注謂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

崑崙縣圃，其居安然？（天問）

這是在崑崙之上，又加了一個縣圃了。雖然山海經也有「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栗，陰多金銀，實惟帝之平圃（即縣圃），南望崑崙。」但是並未說崑崙之上有

縣圃。離騷又說：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閼風而縹馬。

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

壽，與日月兮同光。（九章，涉江）

















物：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途，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山之重巖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瓠。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水泉湧出，其深無底者，曰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支也）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疫死也）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適溫，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距也）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好，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痛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林，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躡其步，神行而已。

這又是中部人民對於遼遠的西北方的幻想。這一段神話已經受過濃烈的「哲學化」，如「其國無帥長」以下都是。但是希臘神話言最古之黃金時代，當班度拉尚未開闢那隻貯









膏稻、膏黍、膏稷。（郭註：言味好，皆滑如膏。）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郭註：言播殖也。）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木名）實華，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羣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

〔海內經〕

這裏的三個描寫，實在只是一個意思；說來說去只是百穀自生，鸞鳥自歌，鳳皇自舞，百獸羣處。這比較終北、華胥、列姑射三地的描寫中所表現的空靈幻美的想像，真有天淵之隔。荒經及海內經本成於戰國時代，雜有中部民族的神話；所以沃民、都廣之說，或者也是當時的傳說，（載民在南方，沃民在西方；都廣之野，楊慎說是四川、成都。合北方的終北，西北方的華胥，東方的列姑射，是四方都有了。這使我們想像到中部人民對於遼遠的四方的觀念，所以可信

